

樂城集

冊十

續校書

卷十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之矣今

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

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  
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  
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  
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  
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  
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  
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  
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  
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  
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  
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  
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

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卽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



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

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北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



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  
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  
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  
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  
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  
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  
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  
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  
人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  
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  
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

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勞費亦不小

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  
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  
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  
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  
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  
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  
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  
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  
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  
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  
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  
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  
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背

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

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  
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  
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  
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  
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  
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  
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  
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  
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  
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  
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  
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  
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



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  
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  
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  
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  
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  
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  
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  
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  
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  
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



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尙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

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旣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

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漚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  
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  
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  
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  
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  
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  
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  
無不可雖有十漚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  
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  
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  
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